



王雪瑛

【海派的气度】

学者不能忽略责任伦理·访王元化／海派文化与上海文化·访熊月之／海派文化是一种通俗文化·访钱谷融／海派文化促成了市民文化·访李子云／海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魅力·访余秋雨／都市没有地域文化·访王安忆

【电视与大众】

电视如何面对大众的厚爱·访王元化／电视剧创作的误区·访沙叶新／电视意味着什么·访叶惠贤／电视在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访王干

【都市的解读】

廊桥遗下什么梦·访陈村等／苍天之下，如何为人·访陆天明等／是采访，也是戏剧·访话剧《陪读夫人》剧组／生儿育女细思量·透视中国人生育观念的变革

【世纪的门槛】 跨过世纪的门槛·访谢希德／是正义，不是复仇·访冯英子／洞察、率真与沟通·访梁晓声／不是我下海，而是……访宗福先／同性恋研究在中国·访刘达临

【形象与思想】 作家要有一颗博大的心·钱谷融访谈录／形象与思想·王安忆访谈录之一／《风月》：大时代与个人命运·王安忆访谈录之二／接近世纪初·王安忆访谈录之三／寻找有意味的形式·韩少功访谈录／告别昨日里程·张炜访谈录／写作最困难的是讲故事·苏童访谈录



访问迷宫

学人文丛

访

问

迷

宫

► 王雪瑛

上海教育出版社

[267.1/
881

学人文丛

访问迷宫

王雪瑛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政编码: 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东华印务公司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6.5 插页 4 字数 136,000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150本

ISBN 7-5320-5809-3/G·5964 定价: (软精)8.35元

如遇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 52815253×3019 地址: 云岭西路400弄251号

序

徐 麟

初夏的一个晚上，我在电话里听到了远在上海的师妹王雪瑛的声音，和她通话很愉快，一如我们以往同在校园时的当面交谈，没想到这次她交给我一个任务，为她的《访问迷宫》作序。这是一份珍贵的友谊和信任，我马上就答应了，却不敢说是“欣然应命”。我们有共同的导师，也有不少共同的朋友，我自知并不一定是其中为她作序的最佳人选，况且我们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见面了，我还能说了解她吗？

仔细翻阅这部书稿时，我很快就读出了她，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似乎并没有模糊我的感觉，反而为我对她的阅读和理解，提供了一种富于“景深”的清晰度。这就驱走了我的担心，而让我有了提笔的勇气。

我和王雪瑛的相识，是在1988年的秋天，我才考进华东师大，读钱谷融先生的博士，还没来得及认识几个人。一天傍晚，有人敲我宿舍的门，打开门只见一个女孩站在门口，我看不清她的面容，她身后的天幕几近黑暗，只有她的前额和鼻梁被我的台灯投下了几点高光，一双眼睛在幽暗中闪闪发亮。这情景，在我的记忆中被永远定格，像一幅出自伦勃朗手笔的肖像画。

于是我们就像认识了很久的朋友，阖门就坐，聊了很久。当时谈了些什么，现在已记不大清楚，只有那种随意而相知的谈话气氛，至今仍在我眼前。这种氛围，成了我们之间对话的一种特有介质，从初识一直保持到现在。

随着我们之间的逐渐熟悉，我对她的了解也多了些。比如说，她是中文系颇有知名度的女才子；她写的字不大隽秀，因为被过于饱满的“智商”撑得没有了棱角；她是我们先生门下年龄最小而又最聪明的女弟子，等等。读了她的几篇文章以后，又发现她有一种独特的敏感和创造能力，笔到之处，几乎必有与众不同的东西出现。她的丁玲研究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她对于丁玲“人生自觉意识”的追问，不仅导出了她对丁玲生平和文学的独特理解与描述，实际上也透露了她面对社会和人生所取的视角和态度。半年后，看到有人和她“商榷”的文章，觉得有些人看人生，太喜欢模式化了，而这种模式化，其实是一种丧失了创造力的平庸。结果这反倒显出了王雪瑛的不落俗套。记得当时我们都很为这位小师妹的被“商榷”而得意。

她是第一个和我谈张爱玲的人。那时很多人还不知道张爱玲的名字，但她已经发现了男性文明投在张爱玲心灵深处的清冷灰暗，和在世俗生活中的率真执著之处。如她后来所说，“张爱玲想用现实生活的‘俗’之力来抗拒文化对生命的压抑”。这时，我觉得她的目光本身就有一种张爱玲式的穿透性。有一次，一位男士对我说，“王雪瑛太聪明了，你在她面前被她一眼就看穿了，藏不住一点秘密。”这话当然太过夸张了，充其量不过说明这样的男人太经不起一“看”了。但我却愿意甚至希望，在男性人格日趋萎缩与没落而又缺乏自我审视的今天，多一点这种能让男人感到自身危机的女性目光。这未

必不是我们民族此岸的福音。

毕业以后，我们走出了校园的净土，各自投入了生活的奔忙之中，相隔很远而又来去匆匆，难得见面。艰难的生存，很容易磨去人的锐气，而使人变得倦怠和麻木。但两年前的暑假里我们见面时，却发现彼此依旧，依然是那样毫无拘束地海阔天空，一点也没感到陌生。如果说她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在与世俗的碰撞中，她成熟了，已经有了一种沉着干练的职业女性的气度。作为记者，她使我不禁想到了著名的西方女记者法拉齐，甚至觉得她们的长相也稍稍有点像，法拉齐曾说中国的记者太天真无邪，这在她眼里也许是真实的，但王雪瑛还是以另一种方式显示了自己的存在。

这本被题名为《访问迷宫》的作品，就表明了这一点。这不仅是一部访谈录，她访，别人谈，另外还收了一些她近年来发表的一些随笔、短论。从访谈的内容看，可分成两类，一类比较宽泛，是文化层面的；另一类比较专门，是文学层面的。

在访谈中，她用提问来审视中国现代都市文明的面容。从“海派文化”的嬗变到“电视文化”的兴盛；从《廊桥遗梦》的畅销到都市人情感世界的波澜；从都市年轻人中婚后不育家庭的增多来透视中国人生育观念的变革等等，这些都表明了王雪瑛对开放的社会环境中，都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演变的敏感。

在另一类访谈中，她依然用提问，走近了当代作家的心灵世界，探究形象与思想、大时代与个人命运、世纪末的思潮与有意味的形式等命题，显示出她对当代文学的总体走向与作家个人的精神向度和写作方式的关注。

访问迷宫，是一种探幽，又是一种冒险；既需要机敏，又需要勇气。她的眼光，或沉静，或机智，都始终包含着理智的警

觉而又不失理解的真诚。她知道自己的生存处境,也知道面对着一个怎样的世界,但她不会让自己混迹于这个世界。无论在何时何地,她都明智而又极有分寸地表现着和保护着自己的独立性,总是以智慧的锋芒而不是以剑拔弩张的方式,向平庸挑战。如她所说,“在一个喧嚣的环境中,人往往有两种基本的姿态,一种是以丰富的饶舌加入喧哗的潮流,以示不被淹没,一种是以冷静的沉默坚守自己的一隅,以示心灵的独立。”后者正道出了她的生存方式和态度,显示了她的灵气和勇气。

在采访中,她并不只是一个沉默而受动的倾听者,她的问题就是她思索和探讨的方式。她关注的是个性化写作,她试图追问出作者的个人写作与历史,与心灵之间的关系。她并不在意采访对象的名声地位,只倾心于对话本身。在她的采访中,被采访的对象大多是各个领域的名家,王雪瑛在以自己的提问给对方提供充分表达思想与见解的空间的同时,不肯轻易让他们疏漏或回避某些问题。问答之间,她常常又以一些简洁的提示或评价,传递出自己的思考与意见,使对话内含着一种张力。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她富有个性的采访风格。

她善解人意,对于人性的弱点,持有一种最基本的理解和宽容。所以,她说话时,很少不给别人留下余地。当然,有时也会出现例外。在一次关于一个发生在美国的华人命案的讨论中,当有人把某男性当事人仅仅说成受害者,而轻轻宕开了他对两位受害女性应该承担的责任时,她却直率而毫不留情地谴责了男性当事人“游离于漩涡之外”的逃避。作为一个现实中的女性,她总是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女性的尊严,并以一种深深浸染着女性命运感的生命直觉,介入对世界的批评。所以,她不仅对张爱玲,对陈染、林白显然也给予了更多的理

解和偏爱，“男人并不是她们孤独无依的生命长途上爱与渴望的归宿，痛苦与绝望的拯救者，相反是一个重大的疑问，关于爱和信赖的疑问，一块给她们平稳的生活带来威胁的暗礁。”也正因为此，她对于两位作家颇富争议的“女性躯体描写”，力排他人的道学羞涩与矜持，以为“这样的写作并不是为了迎合男性的挑逗，而是将女性的躯体从男性的欲望模式中挣脱出来，这是一次对男性话语领域的有力出击和挑战。”这时候的王雪瑛，已俨然是一个锋芒凌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而不只是一个女记者、女编辑了。

我觉得，就目前来说，记者、编辑之于王雪瑛，还只是一个职业，显然她能胜任这个职业，我也希望她成为一个好记者、好编辑。但是这样的职业毕竟要承受太多的外在环境和机遇的制约，与此相比，我更看重的是她充满个性的写作。我想，真诚的写作，是她事业的基础。其实，王雪瑛的散文也写得很好，如《心灵的自画像》、《混沌与透明》、《访问迷宫》等，既是见解独到的评论，又是文采斐然的随笔。记得在校时，她很喜欢跳舞，知道她现在已难得光顾舞场了，我想她的写作也就是她现在的舞蹈。她的批评写作是女性的探戈，舞步中可以听到佩刀的声响，而她的散文写作则是个性的独舞，言辞间律动着生命的节奏。所以，在她的散文中，我常常能看到一种清明而略带冷色调的孤独、优美、真诚、执著的生命激情。她们是欲望喧嚣的人海中的孤岛，离我们很近，又离我们很远。

作为朋友，我对王雪瑛当然有希望有祝愿。但我也知道，一个人为了别人的希望和期待而生活，是非常累的。所以，对于她，我只是祝愿，祝愿她永远年轻而自信，敢于笑傲所有人的眼色和脸色，而真正成为她自己。

目 录

海派的气度

学者不能忽略责任伦理 ④

访王元化

⑦ 海派文化与上海文化

访熊月之

海派文化是一种通俗文化 ⑩

访钱谷融

⑬ 海派文化促成了市民文化

访李子云

海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魅力 ⑯

访余秋雨

⑲ 都市没有地域文化

访王安忆

形象与思想

作家要有一颗博大的心 25

钱谷融访谈录

32 形象与思想

王安忆访谈录之一

《风月》：大时代与个人命运 37

王安忆访谈录之二

43 接近世纪初

王安忆访谈录之三

寻找有意味的形式 46

韩少功访谈录

53 告别昨日里程

张炜访谈录

写作，最困难的是讲故事 60

苏童访谈录

混沌与透明

混沌与透明 67

追忆胡河清

76 张看张爱玲

读张爱玲散文

心灵的自画像 80

读王安忆小说

83 修辞立其诚

钱谷融印象

访问迷宫 86

孙甘露印象

88 敞开与退守

陈染与林白印象

虚幻的艺术人格 91

与宋耀良商讨

世纪的门槛

跨过世纪的门槛 99

访谢希德

106 是正义，不是复仇

访冯英子

洞察、率真与沟通 113

访梁晓声

120 不是我下海，而是……

访宗福先

同性恋研究在中国 125

访刘达临

电视与大众

电视如何面对大众的厚爱 138

访王元化

140 电视剧创作的误区

访沙叶新

电视意味着什么 ①45

访叶惠贤

①49 电视在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

访王千

都市的解读

廊桥遗下什么梦 ①55

访陈村等

①67 苍天之下，如何为人

访陆天明等

是采访，也是戏剧 ①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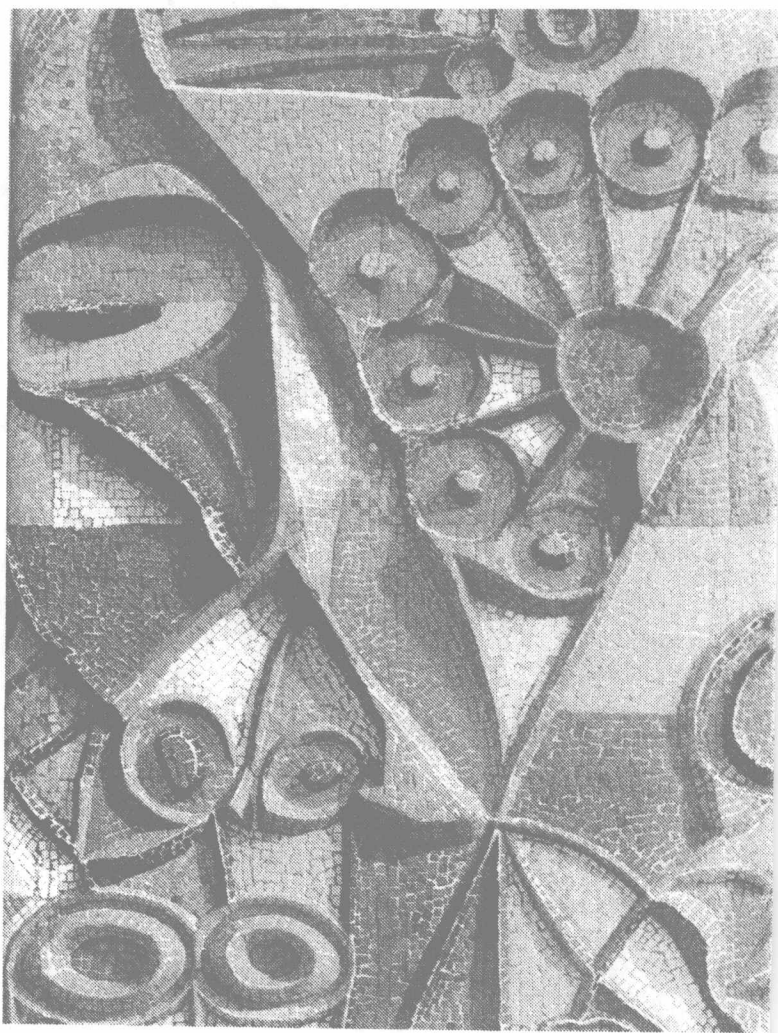
访话剧《陪读夫人》剧组

①84 生儿育女细思量

透视中国人生育观念的变革

后记 ①94

海派的气度



引言

“海派”一词的出现,是与京派相对而言的。而京海之别,首先是作为文学艺术的不同流派,这是“京派”和“海派”的原义和狭义。30年代初发生于文坛的京派与海派之争,可看成是两地文化半个世纪以来发展的讨论和检省。80年代中期,围绕“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的讨论,上海又掀起了“海派文化热”。

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一书中,对穿越了各个历史时期的80年代的海派文化展开了检省和分析(第七章《上海文化:新海派》)。

城市的文化个性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和魅力所在,海派文化就是上海的灵魂和气质。在世纪之交的风云变幻之中,上海将展露怎样的风韵?海派文化将呈现怎样的气度?就此类问题,我分别对著名学者王元化、钱谷融、李子云、余秋雨、熊月之及著名作家王安忆做了专访。

学者不能忽略责任伦理

——访王元化

王雪瑛：王元化先生，听说近来您一直致力于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现在，打断一下您的思路，请您谈谈对海派文化的看法。

王元化：海派文化一说最早是在 30 年代提出的，最著名的论断是鲁迅先生的：“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闲。”可见当时对海派文化带有一种贬意。80 年代中期，学术界又重新开始讨论海派文化问题，到目前为止，已有过好多次颇具规模的研讨，出现了不大不小的海派文化热。我个人对此一直兴趣不大，原因是海派文化产生于特定的历史环境。现在这种环境及条件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再谈海派文化，我认为没有多大意义了。再者，海派文化对我们现在整个文化的发展究竟有什么好处，我也不太清楚。我想讲的是，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一个学者的责任、使命和良知，我很赞成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责任伦理和意图伦理这一对范畴。责任伦理和意图伦理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我觉得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和知识分子中多数人往往偏于意图伦理，而忽略了责任伦理，很少考虑到自己的意见与态度可能造成的后果，如我们所

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只是强调一种态度，只停留在意图伦理的层面，而不是建立在理性地分析自己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的基础上，再谨慎冷静地表明自己的意见。我现在谈看法、说意见都是按照责任伦理来要求自己的，因为我对海派文化没有深思熟虑的意见，所以我就不说了。

王雪瑛：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文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您对我们今天的文化现状有何看法？

王元化：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模式的改变，我们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必然会给我们的文化带来影响。当然文化领域里的变化不会像经济领域内那么快，那么直接，但同样是息息相通的。过去，我们的文化是在比较集中控制的机制下运作的，而将来的文化生活会自由宽松一些。现在出版界、图书市场已发生了变化，电台、电视台也开始有了竞争机制，民众的需求、权利和愿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比如以前老百姓买到了伪劣商品，只能自认倒霉，无处申诉，现在不同了，你可以给东方台打个电话，通过新闻媒介的曝光，往往使问题迎刃而解。而东方电台、电视台的收听率、收视率大增，又说明民众有了参与意识，民众能够对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也是市场经济对大众的生活带来的影响。我们不能说这些影响都是积极的，正面的，它的负面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但这不是由市场经济本身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我们目前正处于转型期，市场经济还没有充分发育成熟，还有各种法规有待于进一步健全。

王雪瑛：通俗文学的兴盛也是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种文学现象，我想请您进一步谈谈对通俗文学的看法。

王元化：我先将文化作一个划分：（一）精英文化，（二）

学者不能忽略责任伦理——访王元化